

金钱，艺术的朋友还是敌人

◆ 方翔

★ 热风

11月12日,注定成为艺术史上重要的一个日子。在当天举行的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弗兰西斯·培根三联画作品以1.42亿美元成交,创造了全球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格;杰夫·昆斯创作的橙色巨型装置作品《气球狗》以5840.5万美元,创造在世艺术家单品拍卖世界新纪录。当金钱堆砌的纪录,让人们对于艺术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时,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对待金钱和艺术的关系?

当代艺术是阴谋?

如果说曾梵志的作品在今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中以亿元成交,让许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泡沫很大的话,那么在纽约拍卖市场上,“亿元”时代的货币单位已经改成了美元,让许多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当代艺术的市场,为什么他们总是金钱的“好朋友”呢?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当代艺术成长的时间,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艺术之都不谋而合。其实两者也有着内在的联系。二战之后,随着西方经济复苏并迅速繁荣,美国在其中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文化消费方面,无孔不入的媒体力量,深深影响了每



■ 杰夫·昆斯的雕塑作品

一个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二战前,美国文化在欧洲人眼中地位轻微,然而在二战之后,美国的艺术市场蓬勃发展,有关数据显示,仅仅在纽约一地,1950年已有三十多家有相当实力的画廊。到1961年,纽约画廊数增加十多倍,一年举办4000多个展览。其中,当代艺术成为获得暴利的一大商机。与此同时,纽约的

拍卖行业也通过各种天价,让市场的眼光聚集到当代艺术上。

文化营销、商业运作、政策扶持,这些都成为了当代艺术让市场关注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在美国举办了一场名为“被中断的艺术:美国艺术推广与文化外交策略”的大型巡展,更是让一些人觉得,当代艺术绝不是纯粹的艺术,其目的是彻底颠覆传统艺术的理念,将传统欧洲的艺术技法、审美都划归过时,旨在扬长避短另立跑道,另起炉灶。

金钱引领艺术?

当代艺术的备受关注,与它屡屡创造的天价密不可分,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所创造文化和精神价值。弗兰西斯·培根拥有绝佳的绘画技巧,是一位大师。没有任何一位认识人像画困难的人会对培根在油画上的处理和表现方式不感到佩服,这种罕见的完善的背后是他无比的毅力及对他所选择的媒介的彻底了解;杰夫·昆斯的作品则充满了满足与自我陶醉。他有意打破了人们习惯了的美的标准,将最庸俗的大众图象以十分精致的手法表现出来。

相比古典艺术和传统艺术,当代艺术甚至更具有社会性。它涉及了很多传统没有涉及的领域,披露了人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

的关联。当代艺术挑战的不是审美的局限,而是思想的局限。对当代艺术而言,市场仍然是以往所有权利和游戏规则里的最大推手,也是最公开透明和公平的规则,否则,当代艺术只是一种不为人知的地下艺术。

是敌人还是朋友?

究竟金钱是艺术的敌人还是朋友,不妨让我们先抛开当代艺术,来看看海派绘画。当年上海刚开埠的时候,所有的人似乎都集中到上海,他们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需要的是看得懂的画和实用的艺术品。所以,画家不好当,画像必须画得像,画得不像他人不要;花鸟必须画得精致,画得粗糙他人更加不要。但随着越来越多中产阶级的出现,人们的审美观也发现了变化,于是市场需求发生了改变,对于画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业内人士看来,海派书画既没有被商品经济淹没,没有趋从买家,而是逐步地从买家手里把创作的主动权和审美的主动权夺回来了。其实,艺术是人类文化或精神的表现,如果艺术受到金钱的主导,被抑制与破坏,那这种艺术就不会长久。艺术家必然会按照艺术的规律去做,在满足生存需求的同时,他们实践着自己的个性风格和主张,渐渐地影响和改变买方的审美,这才是艺术与金钱的良性互动。

陶艺展区的观感

◆ 拾梦



■ 中村元风作品《香炉》

对于陶瓷作品能否进场,上海艺博会曾经进行过激烈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不是能不能进,而是缺乏艺术含量的不能进,地摊似陈列的不能进。

中国古人创造的陶瓷,其实是中性的,它既能作为生活用品,也能成为工艺品,还能成为艺术的载体。这完全取决于作者。

上海艺博会甚至给陶瓷艺术品开设了专馆,使国内外陶艺家得以在一个独特的空间展示他们的作品。说实话,过去艺博会的陶瓷作品难以恭维者居多,如今这种情况正得以改变,艺术的含量正在提升。在这次艺博会上,“随园”带来的一组朱乐耕的《牛》,气势不凡。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主任、陶瓷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朱乐耕教授,是他这个年龄的中国陶艺家中的“另类”。他的“前卫”理念,推动了中国陶瓷在当代艺术领域进行了成功的探索。

将艺术品与实用的生活器具融为一体,正成为中国陶艺界方兴未艾的一种趋势。随着品茗玩香的风尚渐起,一些大陆的陶艺家继台湾陶艺家之后,也开始将他们的艺术才华融入茶具和香具等的创作中。在璟通艺坊的展区,我们看到了当前炙手可热的陶艺名家和颇具潜力的新锐的作品,白明、白磊、刘正、张国君、熊开波等在这个领域的尝试,确实令人对传统的器物有了新的观感。

有的陶艺家容易陷入两个误区,要么保守匠气,要么抛弃传统,变得像是西方当代雕塑的陶瓷翻版。来自日本“景德镇”九谷的著名陶艺家中村元风,其作品在现代性和传统文脉延续性上所作的探索,值得我们思考。他的作品,与传统的九谷烧有明显区别,色彩艳丽纯美,釉层肥厚,造型简洁流畅,但让人又分明感受到这一定是一位日本陶艺家的作品。他是一位善于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完美融合的高手。

★ 艺博观感

2006年5月,张弛在外滩办过一次画展。我应邀前往观赏。那次她画的是海,但见波涛汹涌,礁石耸立,海水忽而奔腾冲泻,一击千里,忽而水面如镜,波澜不惊。朝霞升起时,海面上一片灿烂,月亮当空时,海面上波光闪闪,大海千变万化的神韵,在张弛笔下艺术化地得到再现,很有震撼力的。

去年艺博会,又在会上见到张弛,她带着几十幅新创作的山水画到会。她送我一本画册《江山如画》,全是她的新作。今年艺博会,她又创作了30多幅《高山流水》系列新作赴会参展。

和以前相比,她的山水画题材、意象更丰富了。原先她画海水,虽也是刚柔相济,但刚猛硬朗的成分更多些,也更写实,而现在,这山水是张弛心中的山水,是中国东南西北好山好水的抽象与综合,四季更迭,美得令人炫目。刚中有柔,柔中有刚,气势磅礴中藏有安静含蓄,温柔娴雅中又见气吞山河,就像一位伟人所说过的中国哲学的一种境界:外圆内方,柔中有刚,绵里藏针,表面上一团和气,内部是钢铁公司。当然,这几句话是政治语言,用于艺术欣赏似乎文不对题,但我只是想说说我的感受,更何况,政治和艺术,一旦上升到哲学,肯定是相通的。在张弛笔

我看张弛的山水画

◆ 朱大建



■ 《松溪泉流》

张弛 作

下,山峦逶迤,苍茫润泽,云雾缭绕,徐徐飘动,泉水冲泻,似闻得到哗哗流水声,绿树鲜花,在山风吹拂下摇摆,似闻得到芬芳香气。动静结合,虚实相生,意境情趣油然而生。而色彩呢,又是千变万化,赤橙黄绿青蓝紫,外加黑灰白,丰富异常,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喜欢她的山水画。

张弛的父亲是知名山水画家张大昕。

她从小在父亲身边受熏陶,又师承山水画大师陆俨少,画了50多年山水画,对中国的传统山水画的笔墨技巧很有心得。但张弛并不满足于只是传承血脉,她是有雄心的。20年前她东渡扶桑,细细体察东瀛水墨艺术的含蓄、精致及丰富色彩,试图与中国山水画传统笔墨融为一体,意在创新。她正行走在

中国山水画创新的道路上,她很自信。

古老的意大利铜版画

◆ 心由

在这次上海艺博会上,恒源祥香山美术馆展出了一批意大利古代铜版画原作。古代意大利的铜版画在世界上是很出名的,基本代表了欧洲铜版画的艺术和制作水准,在世界美术史上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游客在意大利街上的古玩店和画廊也常能看到那些散发着古典气息的铜版画,但那大多是高仿的印刷品。

恒源祥香山美术馆通过几位意大利铜版画藏家,获得了这批珍贵的意大利古代铜版画原作。

这批保存完好的铜版画制作工艺精美,有些刻制工艺现已失传,艺术价值很高。许多铜版画作品的原创题材都是出自于历史名画,有些铜版画作品的绘画者本

身就是名画家。

这些原来散落在意大利民间的铜版画,不但是珍贵的欧洲艺术品,也还是珍贵的旧时欧洲与意大利城市建筑景观之记忆资料。作品中有许多城市的建筑景观今天依然如旧,但有些景观已经淹没在世事沧桑的历史长河中了。

作品在诉说当时罗马社会人文风情之趣的同时,也使我们了解到数百年前欧洲人的部分生活方式和内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展品中有许多表现宗教题材故事的作品。这些来自于原创神话发源地的作品,很好地诠释了原创神话故事真正的含义和宗教内涵。从以上的意义来说,这些铜版画作品堪称罗马社会的“清明上河图”。



■ 意大利铜版画作品